应天启 :合族敦宗立制

应奎，字天启，明成化二年（1466）生，尚道长子。居临方塘，构阁藏书，曰“方塘书阁”，因自号为方塘居士，人称方塘先生。嘉靖二十四年（1545）闰十月二日去世，享年八十，崇祀乡贤。

应奎赋性刚果耿直，酷似其父尚道。儿时，尚道翁置膝前口授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成人后，又得名师青屿陈先生指授，中弘治辛酉乡试，仕和州、武昌、广信三州教职，以教人成才达德为任，操持定而教化行。尝典两广文衡，主持广东广西乡试，前后录取皆知名之士。明内阁大学士费宏称其“魏文靖公（南宋著名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内阁大臣）以来一人而已。”他任教职九年，声绩遍三州，考绩为最优等，当为提拔任用。然而，教职不足以尽先生之才，其雄才大略未得尽展，浩然有归志，说：“君子当官，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。我教出的学生，有的以直言规劝显扬，有的以奉

公守法称著，我的理念已经实现了。而我父尚道翁家政肃睦，他去世几十年，因时间久远而难以展开，我何不回去实现他的遗愿，以益善子孙后代，又何恋一官呢？”于是辞官，“吾不为世所用，那就施于家政了”。

他50岁辞官回家，足不入城府，郡县荐为饮宾，亦一二次就不再赴。唯以理家政、修宗谱、葺始祖墓、建大宗祠为务，凡可以奉先睦族者，则勤勤恳恳于朝夕之间，三十年如一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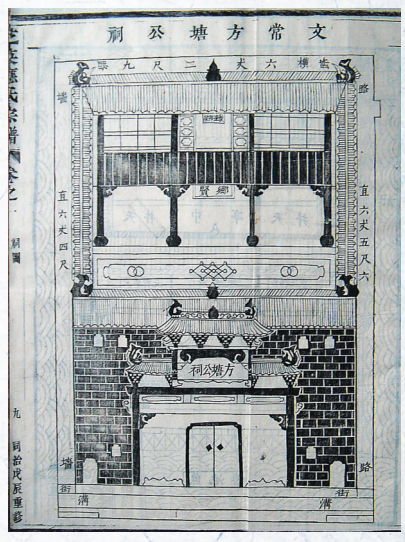
方塘理家一如其父以孝友为先，督课子孙向学，严以训诲，修身立德；用心生理，农商“相资相借”，以足衣食，以裕施财。不几年，学士经生，人才济济，像古麓、晋庵专心好学出名，而天成、天泽、天祥、天文、天刚等资倍先世，富称郡县，即庶人亦不少家千金、田千亩的。他抚助族孙应绍宗，犹当年尚道扶持从弟尚端。绍宗自云，他家遭不幸，父子相继都成了孤儿，先人所遗产业，几乎亡散，全靠族翁方塘先生特别体恤，至有今日恢拓资产，颇能树立。追想原由，都是方塘之恩及仕濂之泽。

谱者，史之余，家之宝，所以明统系、联疏远、辨尊卑、著贤淑，古者世家大族必有谱。芝英应氏丁繁派多，先世屡遭艰变，收谱或致失实，尚道尝恨不能实现尊祖敬宗之志，及至得到太史苏平仲所撰先世墓铭遗稿，想续而成之，于是留下纸墨板刻之费，嘱咐方塘：“吾闻有家者，必重其原始和本初，而后先祖的恩惠可以延续。吾应氏世代相传，所可知者已十有三传，族属之繁，不止数千百口，情因丧制而尽，有喜不庆贺、忧不慰问，相视如路人，而忘一本之所同出者。谱之作可缓乎？”未完成而去世。正德十年（1515），天启守母丧期间，访旧闻，创义例，为前后图、前后传，及墓图遗文，著为一定之论，与其姻亲鹅湖石川子赵懋德订而成之。谱始修于正德十一年（1516），续修于嘉靖甲辰（1544），自此芝英应氏谱牒井井然而有法度，斤斤然而显庄严，人有所宗，宗有根脉，登名入谱，于心为安，一披阅之间而尊祖敬宗、敦宗睦族之道简要明尽，一目了然。

修谱之时，方塘忽于残书中，得尚道翁所经画的墓图。孝墓者，始迁祖九二府君墓也。府君于宋末迁此安家，去世葬于左阜隆起处，人称上坟。自是应氏环塘夹道依墓而群居者日以繁，里号“诸应”，而大田之名渐隐。明初，因墓产芝草乃更名曰“芝英”，百余年间，人传为美谈，子孙也有感墓兴起者，尚道尝欲一显祖宗之功德，没有实现而去世。家规有云：“墓藏先人体魄，子孙所当世守者也”，面对墓图，天启慨然以重修始祖墓自命，于是通告全宗族，得到宗亲的热烈响应，择吉于正德十年（1515）年十二月动工，越两月于明年二月告竣。子孙千万，始祖一人。木本水源，始祖墓之修，联络加深了宗亲情谊，振作和提高宗族的凝聚力和影响力。族人拜谒始祖，见墓貌奕然改观，退而对应奎拜揖说：“往昔坟墓未修，无法展拜行礼，今规制更新，可行仪式聚人心，这实在是你的功劳。”

祠堂是祖宗栖灵之所，尚道翁虽创小宗祠堂以妥先灵，以奉祖考。然而，九二府君以下，共十三世，人丁数千，跄跄济济，富联第宅，士累科名，仕隐耕读，工技竭作，无不能自树立。“追想惟远宗族属，疏远离析，涣散而未聚集，有违一本同宗之义。”宗祠未修，宗人未合，天启日切如痛病在身，寝食难安。而大宗祠之修，虽有资金筹集之难，而全宗族众多房派和几千宗亲取得共识，凝心聚力，则是最迫切也是最难的大事。他思谋再三，诚重其事，撰《建大宗祠谕族告文》，咨告于诸宗尊幼。他铿锵声言，“惟天惟祖宗把建宗祠的重担交付于我，我哪里敢不勠力对大家立誓！”而呕心沥血，毕力从事。从弟天成，义赞从兄方塘建始祖祠以合族，独资创建大宗祠七间。嘉靖四年（1525）大宗祠岁祀礼成，合宗人以馂享（祭后聚餐，俗称“散祭”），初名“余馂”，尚书久庵黄公易名“徵德”，大司马王麓泉有记，载县志艺文。大宗祠落成，方塘又与从弟尚宝司丞应典、从侄佥宪晋庵等议立祠堂之制。立每岁春冬两祭，元旦则聚宗人会拜祠下，议立宗约，明伦理，笃恩爱，从此祠成制定，为永久可遵之计而凿凿可行。大宗祠及祠制的创立，标志着家庭、家族、宗族三级治理体系的确立，和芝英应氏宗族自治制度的建成。其后芝英祠堂林立，多达百座，但家祠、族祠、宗祠层次分明，秩然有序，各就其位，各负其责，而大宗长在族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，统领大宗族务。

方塘前半生，屈就教职，声望卓著 致仕还家，继承父志葺始祖墓、纂修宗谱、创建大宗祠，带领宗人向风慕义，完成宗族治理制度的建立。晚年，他眼睛几乎失明，犹孜孜宗族事务，尤重于祭事。宗人寻求解决纠纷，不论亲疏，只讲对错，错者虽亲，必当面指责他的过失。以他的威望，简直言而成法，为一宗人望。



方塘公祠示意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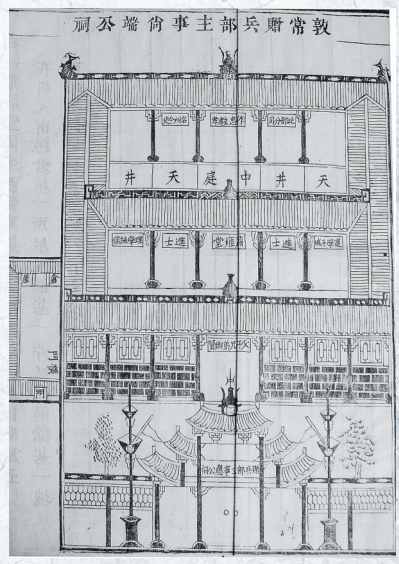
应尚端 :慷慨重建大成殿

应纷，字尚端，明景泰元年（1450）生，祖仕濂，父思行，从兄尚道。

尚端九岁丧父，十五岁丧母，与弟尚才成了孤儿。他们同堂兄弟七人，他和尚道相差十八年，七人都是孤儿，唯尚道为长。长兄为父，尚道始终不忘祖父临终托付，肩负抚育诸幼弟成立的重任。爱之深，则责之切，他对诸弟特别严格。诸弟有过，从不宽贷，轻则责备，重则戒尺，严厉从事，要求他们行为端庄，立身以正，堂堂正正做人，兢兢业业干事。尚端存心宽厚，沉重朴实，从小就很能体会长兄严以治家的苦心，恭敬受教，一丝不苟，事之如父。他才似祖父仕濂，十五岁母丧时，奉丧如礼，哀如成人。就在丧乱相继之中，他奋然振起，思立门户，很得尚道欢心。尚道加意栽培，殚精竭虑，每事指点，而尚端每事必告，必请而后行。他和弟尚才从小就分任家事，知道生活的艰难，勤俭的重要。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二人又农又商，以勤生财，用俭聚宝。祖父仕濂向来称富一方，不几年，他俩的财富就超过祖父而为一乡首富。尚道面对长身大耳，面容俊朗红润的尚端时，终于由衷地说：“吾叔有后矣。”

尚道立身端正庄重，即使细微末节也很注意。他家规很严，在儿子面前神色言辞都很严肃。四个儿子，根据资质禀赋，或农商或从学，各务所业。他也如尚道教育他们那样教育儿子，聘请名师施教，以养身为本，养正为功，要求儿子立身必正。他虽富甲一乡，但规定儿子每天只能吃蔬菜，偶然有肉，也切成小块分给他们，不准放任恣其口欲。衣服传着穿，补着穿，未成童不许穿丝帛，不许上桌吃饭，规定近乎苛刻，但俭朴的生活，可以涵养清廉的品性。如果诸子偶有游冶或戏言侮慢，他若知道，肯定严厉痛切责备：“你为什么仿效浮薄子？”绝不姑息。平时，他不轻易说话，诸子有过，先责安人。安人李佩，担负着更重的教子责任。尚端五十三岁去世，这时三子都已治生致富，小儿子应典也中举为官。应典因母老辞官归侍时，太安人称赞儿子不为俸禄而恋官，她不愿儿子以禄养，而愿他以志养，命他求师问友，立志作第一等人为君子，并勉励说：“诸兄不做官，治生致富；你做官而贫穷，幸好你亲近师友，以古贤人榜样，以善为富，这难道不好吗？”十年寒窗为博一官，人求一官不可得，而她鼓励儿子弃官而做追求道德完美的君子，以善为富，太安人不有孟母之贤吗？她命应典从章枫山和王阳明学，应典得阳明真传，毕生传扬“致良知”之学，而名登国史，崇祀乡贤。

孝友是家风，好施是传统。尚端因双亲早世，常以不及孝养而悲痛。从小与弟相依为命，相极友爱，尚才长大娶妻成家，他也不分彼此，仍然操劳家政，出入唯公，没有半句怨言，过了十年才分家。一姐嫁朱姓，早年守寡，家境穷苦，他对尚才说：“姐今孤苦，我与你心安吗？”就接回供养她一生，抚育诸外甥如自己的儿子，供他们上学读书。他继承祖父仕濂公的传统，慷慨捐助，特别是对文教设施的捐建更是无不尽力。金华府构建试院，他出资赞助，更令人称敬的是，县学大成殿倒坍，因资金巨大，佥都副御史洪远想重建而不能，嘱县令张凤鸣在全县询访可以任其事的人，尚端慨然说：“吾祖仕濂公尝董建明伦堂，吾兄尚德建布政分司，皆输财以助，况庙祀尤重，成前人之美，不亦可乎！”于是慷慨承建。原大成殿庙貌狭小，在原址拓宽二丈多，栋梁增丈余，规划宏整，赫然伟观，费银几千两之巨。他也因劳累过度得病去世，其未完成之业长子天成继续，以后修葺均其后裔。



尚端公祠示意图